

絕塞傳烽錄

梁羽生著

第一集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著

絕塞烽傳錄

◀ - ▶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鄭重啓事

近來發現冒名「梁羽生」之著作甚多，特將本人歷來所作之小說，列名如下，盼各地讀者認明真本，以免受騙。（報章轉載或電台廣播，亦請認明真本。）

冰河洗劍錄	大唐游俠傳	雲海玉弓緣	聯劍風雲錄	女帝奇英傳	冰魄寒光劍	還劍奇情錄	散花女俠	冰川天女傳	萍踪俠影錄	白髮魔女傳	江湖三女俠	塞外奇俠傳	七劍下天山	草莽龍蛇傳	龍虎門京華
絕塞傳烽錄	彈指驚雷	廣陵劍	武林三絕	牧野流星	風雲雷電	游劍江湖	鳴鐸風雲錄	飛鳳潛龍	瀚海雄風	俠骨丹心	慧劍心魔	風雷震九州	狂俠·天驕·魔女	龍鳳寶釵緣	

絕塞傳烽錄 (一)

著者：梁羽生
 插圖：雲君
 出版者：偉青書店

九龍紅磡鶴園街二號G
 恒豐工業大廈12樓E二座

印刷者：永生印刷公司

九龍馬頭圍道232號

絕塞傳烽錄（第一集）

第一回

恩仇未了相思債
利害云何骨肉情

.....

一

第二回

顛倒是非施詭計
洞穿黑白仗良朋

.....

一〇一

第三回

求榮反辱親情斷
仗義扶危友道堅

.....

一五五

恩仇未了相思債

第一回

利害云何骨肉情

飄萍倦侶，算茫茫人海，友朋知否？劍匣詩囊長作伴，踏破晚風朝露，長嘯穿雲，高歌散霧，孤雁來還去，盟鷗社燕，雪泥鴻爪無據。秋意正襲燕雲，京華漫步，目斷繁華處。徘徊重續悲秋句，一樣荒涼鬧市。酒綠燈紅。濃歌艷舞，於我渾無與。高山流水，有誰曾解琴趣。

調寄百字令

辣手觀音與總鏢頭

車如流水馬如龍。在北京最熱鬧的「王府井」街頭，出現了一個顏容枯槁的婦人。年紀不算太老，大概不過五十多歲，臉上却已皺紋遍佈，刻下她閱盡滄桑的標誌。

繁華鬧市，踽踽獨行。車水馬龍，在她都不過如同雲煙過眼。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爲什麼她的心境這樣寂寞？

她可不是普通的老婦，她是大名鼎鼎的辣手觀音，曾令江湖人物聞名喪胆的辣手觀音楊大姑。

她的兒子齊世傑是武林後起之秀中最負盛名的少年英俠，兩年前到塞外去了，尚未回來。

她的弟弟是保定名武師楊牧，如今却已成爲甚得皇上寵信的大內侍衛，正在北京。但她這次來京，却並不是來探望弟弟的。她是應震遠鏢局總鏢韓威武之請而來的。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

她一見到韓威武，劈頭就問：「老韓，你搞什麼鬼？」

這句話來得甚爲突兀，韓威武雖然熟知她的性格，也是不禁爲之一愕，笑道：「我是專誠請你來的，你怎麼一開口就罵？在你姑奶奶面前，誰又敢搞什麼鬼啊？」

楊大姑道：「好，那我問你，你不是專誠請我來吃喝玩樂的吧？」

韓威武笑道：「老大姐，原來你是怪我不把請客的原因告訴你。實不相瞞，我是有事求你，但却是不方便請外人轉達的。」

楊大姑道：「你不說這句話還好，說這句話，我倒是又有一件事情要問你了。」

韓威武道：「請問。」

楊大姑道：「宋鵬舉和胡聯奎這兩個小猴兒是不是出差去了？」宋胡二人是她的師姪，也是震遠鏢局的鏢師。

韓威武道：「不是。」

楊大姑道：「是不是兩個人都得了病了？」

韓威武道：「他們連傷風咳嗽也沒有。」

楊大姑道：「好，那麼我再問你：你總不會不知道他們是我的師姪吧？」

韓威武道：「我還知道他們是在你的家中長大的呢。」

楊大姑道：「那麼，他們既非出差，亦非生病，你爲什麼不差遣他們來請我？他們可並不是外人啊。你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難道叫他們轉達你也相信不過。」

韓威武道：「實不相瞞，別的事我可以差遣他們，唯有請你老大姐移玉京師這件大事，我可不敢差遣他們。」

楊大姑道：「爲什麼？」

韓威武道：「因爲有人在盯着他們。」

楊大姑道：「他們犯了何事？」韓威武道：「沒有。」楊大姑道：「我還以爲官府的人監視他們呢。既然不是，那又有誰這樣大膽，膽敢叫你們京師第一大鏢局的鏢頭不

敢走出京城？」

韓威武道：「這個人也是你的師姪。」

楊大姑面色一變，說道：「你說的是閔成龍？」閔成龍是楊牧的大弟子，如今正在御林軍中當個不大不小的軍官的。

韓威武道：「不錯，正是你們這位楊門高足，閔成龍，閔大人！」

閔成龍曾在震遠鏢局當過副總鏢頭，如今韓威武把他以前的副手稱爲「閔大人」，當然不是「尊稱」，而是發洩內心的氣憤。

但聽在楊大姑的耳中，却是不能不想到別的方面。她以爲韓威武是在提醒她別忘記她的這個師姪如今已經是替朝廷辦事的官兒了。

「莫非傑兒在保定所做的事情，已經給牧弟知道。傑兒和宋鵬舉、胡聯奎二人私交最好，故此牧弟授意他這個心腹弟子監視宋胡二人，要從他們的身上打探傑兒的秘密，並兼偵察傑兒的行蹤？」

她哼了一聲，說道：「哦，原來是閔成龍要爲難他的兩個師弟嗎？你老實告訴我，其中是否還牽涉別的事情？你又是否因爲無法維護他們，才請我來的？」

韓威武說道：「別情那是有的。但閔成龍倒不是要和師弟爲難，相反他還應承宋胡

二人許多好處呢。」

楊大姑冷笑道：「閔成龍在官場裏混了這許多年，大概也學會了威迫利誘這種雙管齊下的手段了。他應承了宋胡二人什麼好處？」

韓威武聽出她的口氣對閔成龍甚爲不滿，心裏暗暗歡喜，想道：「看來我這一寶是押得對了。這位老大姐雖然人稱辣手觀音，却也並非如別人想像那樣蠻不講理。憑我和她的交情，我縱然不敢望她幫理不幫親，請她替我轉圜，大概她還可以答允。」當下笑道：「我已經叫人去請你這兩個師姪來了，閔成龍怎樣對他們『封官許願』，還是讓他們親口告訴你吧。趁他們未來之前，我先把你幫忙的事情告訴你。」

楊大姑知道事情與她的兒子無關，稍稍放下了心，說道：「老韓，你是知道我的。我雖然沒有正式宣告閉門封刀，但近十年來，事實上我已經是等於退出江湖的了。江湖的事情，我不願意多管！」

韓威武笑道：「老大姐，你放心，我不是請你助拳，我只是想請你幫忙我阻止閔成龍毀掉震遠鏢局。」

楊大姑勃然變色，說道：「什麼？閔成龍這樣大膽，居然要毀掉你這間鏢局嗎？哼，小小一個御林軍官，縱算他倚仗官威，料他也辦不到！」

韓威武道：「他並不是要鏢局關門，但也等於毀掉鏢局。老太姐，你別心急，我慢慢告訴你。」

「我幹了這許多年鏢行，多蒙江湖上的朋友給我面子，饒倖沒出過什麼大漏子，保住了震遠鏢局這塊金漆招牌。如今我已決定退休，並且把我這個決定通知和鏢局有關的人了。我準備在我六十歲賤辰那天，宴請京師的鏢行朋友，正式把總鏢頭的職位移交。」韓威武道。

楊大姑道：「啊，你不說我倒忘了。對啦，你的生日是在這個月底的吧？」

韓威武道：「不錯，是本月廿八，還有五天就到了。」

楊大姑道：「那我倒是剛好來得及時，可以吃過你的壽桃才走。不過，老韓，你的身體很好，六十歲也還不能算老嘛，怎麼就要閉門封刀了？」

韓威武道：「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老太姐，你不幹鏢行，你不知道，做我們這行，和做强盜一樣，過的都是刀頭舐血的生涯。但做强盜可要比我們好得多。」

楊大姑笑道：「做那一行都有牢騷的。但拿鏢師和強盜相比我倒是第一次聽到。我倒想聽聽你的牢騷。」

韓威武：「做强盜的只憑武力去搶，本領不如人家，大不了只是賠了腦袋。做鏢師

的不但要武功好，而且還要操心。他要到處拉關係，黑白道都得應酬，逢年過節，你少送一份禮可能就惹出麻煩。我當了幾年總鏢頭，還有許多人事上的糾紛，當真可說是已經心力交瘁了。這幾年江湖上又出現了許多急於想要成名立萬的黑道高手，去年我親自保一支鏢到成都，碰上一個不明來歷的獨行大盜，就幾乎遭了挫折。我想來想去，不如趁着現在尚未大裁勛斗，學你老大姐的榜樣，趁早退出江湖的好。」

楊大姑笑道：「你這一招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不敢勸阻你退休了。但不知繼任的總鏢頭你選定沒有？」

韓威武道：「就是在這個問題有了麻煩！」

楊大姑道：「哦，什麼麻煩？」

韓威武道：「震遠鏢局的歷史你是知道的。創辦這間鏢局的本來只有兩個股東，一個是先父巨源公，另一位是武師戴均。約二十年前，戴均涉嫌和小金川那幫反叛朝廷的人物有往來，他棄家逃走，震遠鏢局幸虧得令弟之力，不至遭受牽累。」

楊大姑道：「我知道。閔成龍就是那個時候由我的弟弟介紹到你們鏢局來的。」韓威武道：「閔成龍進了鏢局，未夠兩年，就升到副總鏢頭，當了我的副手。老大姐，料想你也明白，這並不是因為他的武功好。」

楊大姑道：「我知道這是你給我弟弟的面子。」

韓威武道：「老大姐，你說對了一半。」

楊大姑道：「哦，還有別的原因嗎？」

韓威武道：「戴均涉嫌私通叛逆，畏罪潛逃，至今毫無消息。震遠鏢局是戴家、韓家合資創辦的，戴均一走，他在鏢局的股權，就變成了無主之物了。」楊大姑已經猜到幾分，故意問道：「這件事情與你提拔閔成龍當副總鏢頭又有何關？」

韓威武道：「令弟還沒有告訴你嗎？我以為你早已知道了！」

楊大姑道：「知道什麼？」

韓威武道：「戴均一走，令弟就成為震遠鏢局的大股東！」

楊大姑道：「真的嗎？他可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但怎的他會承繼戴均的股權？」

韓威武道：「戴均畏罪潛逃，官府就坐定了他私通叛逆的罪名。本來震遠鏢局是難免受他牽累的，全仗令弟之力，和官府說情，把這件案子壓下來，鏢局才得保全。但所謂『壓下來』，也只是官府不把戴均的罪狀公開宣佈而已，他在鏢局的股權則是必須易主了。令弟是揭發此案的人，又是替震遠鏢局斡旋的人，所以事情過後，他就『順理成章』的替代戴均做鏢局的股東了。」

楊大姑眉頭一皺，說道：「這麼說來，他乃是挾官府之力強佔戴家股權，怪不得他不敢把這件事情告訴我。二十年前，我的性子比現在暴躁得多，要是我當時知道，一定不許他這樣做的。」

韓威武苦笑道：「當時令弟還惺惺作態，要我們苦苦求他，他才肯做鏢局的股東呢。不過這是有關震遠鏢局的業務秘密，令弟在鏢局的身份是直到如今尚未公開的。」

楊大姑點了點頭，說道：「我懂，要是給江湖上的朋友知道有一個大內侍衛佔了震遠鏢局的一半股份，恐怕就有許多人看不起震遠鏢局了。」

韓威武道：「令弟不是佔一半股份，是佔了六成股份。」

楊大姑道：「你不是說鏢局是你們韓家和戴家一人一半合資創辦的嗎，他那另外一成股份從何而來？」

威武苦笑道：「是我爲了報答他爲我向官府說情免受牽累的恩惠，送給他的。當然不是他開口問我要，是當時的御林軍統領北宮望給我暗示，叫我求他接受的。」

韓威武苦笑着繼續說道：「令弟是震遠鏢局的大股東，他要安排他的大弟子做副總鏢頭，已經是給了我面子了。否則，即使閔成龍要做總鏢頭，我也只能退位讓賢。」

楊大姑嘆口氣道：「我有這樣一個弟弟，真是令我慚愧。不過，好在閔成龍已經做了官，

震遠鏢局的事情，你總可以作主了吧？」

韓威武道：「不，現在他又想回到鏢局來了。而且，不僅僅只想當副總鏢頭了。」

楊大姑冷笑道：「他想當什麼？」

說到此處，宋鵬舉與胡聯奎已經來到。韓威武道：「老大姐，你問你這兩位師侄吧。」

楊大姑問道：「聽說閔成龍前幾天來找過你們，答允你們一些好處，是什麼好處？」

宋鵬舉道：「閔師哥說，要讓我們做震遠鏢局的副總鏢頭。」

楊大姑道：「哦，他憑什麼資格可以提拔你們做副總鏢頭？」

胡聯奎道：「他說他要回來當總鏢頭，希望我們自己人擁護他。」

楊大姑道：「原來他要你們做他的黨羽，你們一下子就能夠當上了京師第一大鏢局的副總鏢頭，他給你們的好處可也當真是不小呀！」

宋胡二人齊聲說道：「師姑，我們有多少斤兩，你老人家知道。我們怎樣不自量力，也不敢接受大師哥的『好處』的。說老實話，大師哥要把震遠鏢局拿到手中，我也替總鏢頭抱不平呢。不過，我們不敢說罷了。」

楊大姑道：「爲什麼不敢說？」

宋胡訥訥說道：「這個、這個，做弟子的實在，實在——」

楊大姑道：「我明白了。閔成龍告訴你們，這是們你師父的主意吧？」

宋胡二人低下了頭，默認了。

韓威武說道：「按照大鏢局的慣例，總鏢頭的人選應該是在鏢局做過多年的舊人，不但要武功好而且要人緣好，才能令得鏢局上下一心，事業興旺。」

楊大姑道：「這兩個條件，閔成龍可都差得太遠！」

韓威武道：「但依照規矩，做鏢頭的固然要得同人擁護，但更緊要的是人選先得由股東決定。不是股東兼任，也必須由股東聘任。倘若那個人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沒在鏢行做過事也可以的。閔成龍好歹做過震遠鏢局兩年的副總鏢頭，令弟以大股東資格要他繼承我的職位，我又怎能反對？」

楊大姑道：「你請我來，是不是要我幫忙阻止閔成龍做總鏢頭？」

韓威武道：「我不敢說令師姪不配做震遠鏢局的總鏢頭，但他是現任的御林軍軍官，縱然是辭了官方始再來鏢局，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了也會從此把震遠鏢局的招牌看得一文不值！」

楊大姑道：「你不用爲我解釋了，我告訴你，要是你讓閔成龍繼你做總鏢頭，我連

你也看不起！」

韓威武喜道：「老大姐，那麼你是肯幫我勸阻令弟打消這個主意了？」

楊大姑道：「不是我不肯，只怕我說了也不濟事。」

韓威武道：「老大姐，你不是故意推搪吧。長姐如母，何況令弟確實是你這位姐姐兼母職，將他撫養成人的。令弟怎會不聽你的話？閔成龍不過是令弟的傀儡，只要令弟收回成命，他自是非打退堂鼓不可！」

楊大姑不願把家醜外揚，說道：「好，我答應替你管這件事，但你也不必管我用什麼辦法。你告訴我，你心目中可有了繼任的總鏢頭？」

韓威武道：「這個、這個……」

楊大姑道：「咦，你怎麼吞吞吐吐？有何顧忌嗎？」

宋鵬舉道：「師姑，我們一衆鏢師，在鏢局裏除了韓總鏢頭之外，最佩服的就是沐副總鏢頭。我們一知道韓總鏢頭有閉門封刀之意，就曾經聯名表示擁護沐副總鏢頭了。」

楊大姑道：「你說的這位沐副總鏢頭可是沐天瀾麼？」

宋鵬舉道：「不錯。這位副總鏢頭也正是總鏢頭的東床快婿。」

楊大姑恍然大悟，笑道：「我知道，我也明白了，老韓，你是怕別人說你閒話，說你任用私人吧？」

宋鵬舉道：「別人不會有閒話的，要有也只是閔師哥。」

韓威武道：「本來我連副總鏢頭也不想給小婿充當的，只因他爲鏢局立了好幾次大功，不能不讓他做。但要是讓他做總鏢頭，只怕令弟認爲我是要和他爭權奪利了。你想他屬意他的徒弟，我則要提拔我的女婿，表面看來，豈非一樣？」

楊大姑道：「好在你也知道只是表面相同，實際並不一樣。閔成龍的武功和威望怎能和沐天瀾相比。」

韓威武道：「還是避免貽人口實的好。我心目中倒有另一個人選，只不知老大姐肯不肯應承？」

楊大姑道：「咦，這倒奇了，你選總鏢頭繼承你的職位，何須要我應承？」

韓威武笑道：「這個人必須得到你的點頭，或許他才會做我們鏢局的總鏢頭的。要是你不答允，連『或許』的希望都沒有！」

楊大姑詫道：「你說的究竟是誰？」

韓威武道：「就是令郎！」